

光 明 戲 劇 叢 書

IV

花 仙 水

五 幕 劇
顧 仲 彝 編

光 明 書 局 印 行

水 仙 花

四 幕 劇
顧 仲 彝 著

水仙花

(全一册)

著者 顧仲彝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版權所有

民國卅二年五月初版發行
民國卅六年五月四版發行

劇中人物

歐陽瑩仙 十九歲。

陶憲南 三十八歲。

陶梅氏 其妻，三十六歲。

陶小英 其女，八歲。

郁老太太 其姑母，五十五歲。

金廣青 瑩仙表親，二十五歲。

金蘊青 其妹，二十二歲。

韋瑪麗 二十六歲。

韋覺初 三十歲。

韋老太太 其母，五十八歲。

張庭甫 四十歲。

張夫人 三十二歲。

梅哲剛 陶梅氏之兄，律師。

江美春 少女，二十歲。

阿二 僕人。

李媽 女傭。

其他僕役數人。

第一幕

佈景：陶家半西式的大客廳。正中一排法國式的着地長窗，可以望見外面花園裏的景緻。法國長窗前是寬闊的走廊，左首有梯通樓上，右首通外面過道。再向台前是雕刻精細的拱壁，掛着紫紅色的絲絨幔子。左壁內有一門通書房，再向前有壁爐一，爐火熊熊，滿室生春。壁爐前有絲絨沙發二，放在火爐的兩旁。正中有紅木圓桌一，四圍有紅木櫈。右壁有一雙扇門通餐廳。四圍有許多花盆架子，放着水仙花。圓桌上及壁爐架上也放着水仙花。廳內陳設華貴，絲絨地毯，壁燈掛燈，堂皇之至。

幕啓時，郁老太太在指揮僕人收拾客廳，有在生火，有在換椅套，有在端盆景，有在端桌椅，郁老太太忙着跑來跑去。歐陽瑩仙攜着陶小英上。瑩仙家庭教師打扮，文靜樸素，白衣黑裙，頭髮截短。

郁 歐陽小姐，功課完了麼？

瑩仙 剛上完，今天小英聽說她爸爸要回來，連上課都沒心思。

郁 這孩子心頂野，不過她爸爸也實在真喜歡她。（向小英）你快去叫張媽替你換身衣服。

小英 我不高興換，我要在這里等爸爸回來。

郁 去換罷，回頭你爸爸看了那種骯髒樣子，又要罵你了。

瑩仙 小英最聽我的話，叫張媽去替你換一件乾淨衣服罷。

（小英下。）

瑩仙 郁老太太，我來幫你收拾好不好？

郁 那怎麼敢當呢？你教書也教得累了，歇一會兒罷。

瑩仙 沒什麼。我來幫你放花罷。

郁 不錯，你自己栽的幾盆水仙都已經開花了。阿二，你把外面幾盆水仙花都端進來，

讓歐陽小姐自己來安放。歐陽小姐，你是不是最愛水仙花？

（阿二下去端花盆，一會兒又上，把花交給瑩仙，與其他僕人同下。）

瑩仙 是的，我最愛水仙花，因為他最乾淨，最素淡，最清香。

郁 就像你自己，歐陽小姐。

瑩仙 我那兒比得上水仙花呢，我是個命苦的孤兒。

郁 小姐學問又好，人品又好，誰看見了都會愛你，將來一定嫁個好姑爺。

瑩仙 郁老太太又要跟我開玩笑笑了。郁老太太，你看這些花擺得怎麼樣？

郁 好看極了，香極了，我的姪少爺看見了一定非常喜歡。喔，你還沒有看見過我的姪少爺吧？

瑩仙 沒有。我到這兒來祇有兩個月。

郁 他近來不大在家，常在外面跑來跑去，他是老二，老大死了有兩年了。

瑩仙 這位老公公是誰？（指牆上的照相。）

郁 他就是老太爺，我的哥哥。他從小到南洋去做生意。四十歲發了洋財，六十歲回到中國，就蓋了這座大洋房大花園，那是十五年前的事。

瑩仙 原來陶老太爺也是勤儉起家的。

郁 是呀，我的姪少爺有兩位，不過兄弟不大和睦，大少爺性情非常怪癖，待兄弟也非常苛刻，三年前大少爺夫婦都過世了，也沒留下一子半女。

瑩仙 二少爺今年多大歲數了？

郁 好像有三十七八歲了。

瑩仙 他祇有一位女兒麼？

郁 他的正配只生了一個女兒。

瑩仙 那末他的太太呢？

郁 他的太太……

瑩仙 外面有人，說不定是二少爺回來了。

郁 是時候了，他信上不是說大概四五點鐘到家嗎？

瑩仙 那末讓我上樓去了。（走上樓梯，下。）

（阿二上。）

阿二 姑老太太，有兩位姓金的要找歐陽小姐。

郁 找歐陽小姐？什麼樣的人呀？

阿二 都像讀書人，一男一女，他們說是歐陽小姐的親戚。

郁 親戚？她來的時候說她父母早死了。什麼親戚都沒有；怎麼忽然來了兩個親戚？不

要弄錯了人罷。你問清楚了沒有？

阿二 問清楚的。他們說是遠房的親戚。

郁 遠房的親戚？我來叫她下來問問看。（走到樓梯口，向上喊）歐陽小姐，有人來看

你呀。

瑩仙 （在樓上）有人看我？（下樓梯，上）是誰呀？

郁 說是有兩位姓金的要看你，

瑩仙 姓金的？我想不起是誰呀？

郁 他們說是你遠房的親戚？

瑩仙 遠房的親戚？阿二，你請他們進來吧。（阿二下，一會兒領着金廣青金蘊青上。）

金廣青是二十五歲的青年，血色甚旺面目清秀，但有一種不自然的嚴肅，他穿着教士

黑色衣服。金蘊青是二十二歲的少女，面目秀麗如其兄，不修邊幅，頭髮蓬鬆，攜帶書籍一包，和善可親。）

阿二 這邊請坐。

廣青 （嚴肅的鞠躬）這位是不是歐陽小姐？

瑩仙 我就是歐陽瑩仙，請問先生！

廣青 （拿出錶來看）喔，我們走了三點半鐘才找到這個地方。

蘊青 我們繞來繞去，不知道走了多少路，走得累死了。

瑩仙 請問金先生——

廣青 我叫金廣青，她是我妹妹蘊青，歐陽小姐一定不會認識我們，我們最近才知道有

一位歐陽小姐是我們的親戚。妹妹，你過來見過了。

瑩仙 噢，請坐，（介紹）這位是郁老太太。

廣青 郁老太太。

郁 金先生金小姐請坐，我少陪了。（下。）

（大家坐下。）

廣青 歐陽小姐，你還記得有一位令叔麼？

瑩仙 我不記得了，因為我父母過世得早，又寄居在姑母家裏，他們不告訴我，我什麼都不知道。

廣青 唔，唔，你令叔名叫歐陽萍，在你兩歲的時候就離開中國到南洋去，因為你叔叔跟你令尊鬧了一點意見，所以他們就此斷絕來往，你令尊恐怕也沒有跟你說過吧。

瑩仙 沒有，因為我爸爸死的時候我只有四歲。

廣青 當然，當然，你令叔在新加坡做生意很懶手，不到幾年功夫就有了兩三千畝的樹膠園。於是他就娶了親，他的太太就是我的姨母。

瑩仙 這樣說起來，你們還是我的姨表親呢！（興奮起立）謝謝天，我現在有了親戚了，金先生，我應該叫你一聲表哥。

廣青 （起立）我也應該稱你一聲表妹。

瑩仙 金小姐，我應該叫你一聲表——

蘊青 我今年二十二歲，你一定比我小。

瑩仙 那末我應該叫你表姐（走過來，拉住蘊青的手）我的表姐——（感傷而泣）請你們原諒我，我實在太高興了，我從四歲到了姑母家裏，十歲進了孤兒院，從來沒有見過一位親人。現在我有了一位表哥，一位表姐，天呀，我是多快樂呀！（但又感傷而泣。）

廣青 我們從南洋回到故鄉還不到兩年，最近才知道有您這樣一位表親。

瑩仙 你們兩位怎麼知道的？

廣青 是你令叔最近寫信來，特意委託我們打聽表妹的下落。（拿出信來遞給她）我們

到你姑母家裏，也到過平山孤兒院，從孤兒院才知道你在這裏。

蘊青 孤兒院的院長張先生說起你姑母怎樣虐待你，我們氣得什麼似的，我們一定要告訴姨父，控告你的姑母虐待孤女。

瑩仙 這種事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了。

蘊青 你在孤兒院一定够苦的了。我們參觀了一下，那種設備太簡陋了。泥地的屋子，又黑又潮，你在那里的生活真不知道是怎麼過的？

廣青 一個人應該吃苦，我相信歐陽小姐一定不以爲苦。

瑩仙 對了，我過慣了也不覺得苦，並且精神上比在姑母家裏痛快得多了。

廣青 對不起得很，我還沒有正式介紹我自己，我父親是新加坡的牧師。我在那邊中學畢了業，就由那邊的教會派我到倫敦神學裏去讀書，畢業之後，回到新加坡，前年父親去世，就由長老會派我到中國家鄉來傳道，我媽和妹妹跟着我回到中國。

蘊青 我哥哥是個熱心的傳道師，他立志要做中國的耶穌。

廣青 妹妹，上帝的事不能隨便開玩笑。

瑩仙 表姐還在唸書嗎？

蘊青 我師範畢業，過了年預備上北平進女子師範大學。

瑩仙 能够繼續讀書，真是好極了。

蘊青 不過要哥哥拿清苦的牧師薪水來供給我讀書，心裏非常不安。

廣青 這是家父的遺命，就是借債也該完成家父的遺志。

（郁太太忽忽上。）

郁 歐陽小姐，二少爺回來了，請兩位到後面小客廳里坐吧。

（郁太太下。）

廣青 （看錶）時候也不早了，我們還要趕回到城里去，改天再來看你罷。（摸出一張卡片）這是我的通信地址。

瑩仙 由那邊的教堂轉交，收得到麼？

蘊青 收得到。

瑩仙 我過幾天來拜望姨媽，請你們先替我問問姨媽好。

蘊青 你既然祇有我們一家親戚，我盼望你上我們這兒來過年罷，大家熱鬧熱鬧。

瑩仙 好的，我一定想法子來。

廣青 這兒的情形好麼？我可以回信給姨父。

瑩仙 這兒一切都好，替我候候他老人家罷。

蘊青 這兒的工作太苦吧，冷清清的沒有親戚朋友怪難受的，你辭了館上我們家里去住吧。

瑩仙 我很喜歡這個工作，我不能過沒有工作的生活。

廣青 這話很對，工作就是精神的寄託。

蘊青 哥哥中了宗教的毒，說起話來總是精神靈魂工作一大套，聽了就討厭。

廣青（看錶）現在已經四點三刻我們還得趕火車。改天再來看你。表妹，再見！

瑩仙 謝謝你們兩位，今天是我出世以來第一天這樣高興。我一直好像是在陰暗的天氣里過活。今天忽然看到了陽光，難道今天是我一生的轉機麼？可惜這不是我的家，不然我一定要留兩位住幾天，暢快的談幾天？

蘊青 所以我要你住到我那兒去呀，你馬上跟我們去吧。

瑩仙 不，不，我改天來罷，我就是要走，也得預先安排安排，告一個假。

蘊青 真麻煩，好，哥哥，那麼我們走罷。

瑩仙 我來送你們去。

（廣青蘊青瑩仙山右首走廊下。台上靜了一會。樓上忽發出怪笑聲。接着外面人聲喧鬧，不一會韋覺初和張庭甫扶着陶憲南上。陶憲南傷了足踝，縐着眉，呼着痛上，後隨韋瑪麗，和張夫人，郁老太太緊緊跟着上。）

郁 二少爺，坐在這張大沙發上罷。怎麼啦，要緊不要緊？

庭甫 這就叫自討苦吃，好好的汽車不坐，一定要騎馬，也許你今天喜事沖沖，把你沖了下來。喔，郁老太太，你二少爺明天要訂婚了。

郁 真的麼？我真高興極了。二少爺，是誰呀？

庭甫 就是這位大名鼎鼎的韋小姐。

郁 原來就是韋小姐。好極了，恭喜韋小姐。

覺初 老朱這匹馬本來不好騎，地上又濕又滑，難怪不摔了下來，幸而憲南騎馬本領好，不然至少摔個半死。

瑪麗 坐汽車都累死人，何況是騎馬，並且天又冷，要是我，凍都要凍得摔下來了。

（衆僕役上倒茶放煙，忙亂一陣子。）

郁 二少爺，痛不痛，要不要找個醫生來看看。

南憲 謝謝姑媽，不用，就是足踝骨上有一點痛。

郁 喔，不錯，歐陽小姐懂得看護，請他來替你看一看，好不好？

憲南 歐陽小姐？是不是就是姑媽信上常常提起教小英書的歐陽小姐麼？

郁 對了，對了，就是她。

憲南 噢，那怎麼可以麻煩她。

郁 她人是頂好的，我去找她來。

覺初 憲南你這所房子真不壞，造得又結實，又精緻，不知道化你老太爺多少心思？

瑪麗 屋子是相當精緻，但是大得有點土頭土腦的，不够摩登。

庭甫 瑪麗小姐，你要知道這是憲南的老太爺造的，那兒能及得到你們的心思摩登呢？

憲南 喔痛呀！

（郁老太太拉着瑩仙上。）

郁 歐陽小姐，這位就是二少爺。憲南，這位就是歐陽小姐。

憲南 歐陽小姐，對不起，我不能站起來。

郁 歐陽小姐，這兒鄉下，一時間又找不到外科醫生，就請歐陽小姐替他看一看。

憲南 真對不起，拿這種事來麻煩歐陽小姐。歐陽小姐學過看護麼？

瑩仙 略爲學過，陶先生，請你把腳放平了。讓我替你看一看。

憲南 好。（郁太太拿了兩張凳子，一張放腳，一張給瑩仙坐。）

瑩仙 （摸了一下）不要緊，傷了筋，我替你包紮一下，休息兩天就好了，我替你去拿

紗布藥水去。（下。）

郁 歐陽小姐，真能幹，什麼事都懂得。

憲南 庭甫，你們不是要看我的新花園麼？再過一點鐘天色就要暗了，姑媽，你替我陪他們去玩一玩。對不起，今天我恐怕不能走路了。

郁 好的，我來陪你們去。

憲南 這屋子裏好香呀，呀，這許多水仙花的盆景，真好看極了。

郁 二少爺，這些都是歐陽小姐親手栽的。她最愛水仙花，花棚里還有很多呢。

覺初 聽說你新花園的佈置是做照法國式的，是不是？

憲南 你去看了就知道了。

庭甫 好，我們趁早去罷。

郁 請，請，我帶路。

瑪麗 我累得很，不想走路了。花園總不過那麼會子事，有什麼好看的。

張氏 瑪麗小姐總是那末懶，將來做了這屋子的女主人，看你管事不管事？（拉她。）

瑪麗 （立起）我要打你的油嘴。（退下。）

（衆山右首走廊下。歐陽瑩仙拿着紗布和藥水上，一手拉着小英。）

小英 （衝過去）爸爸，爸爸！

憲南 小英，我的寶貝，兩個月不見，又長加了一點了。歐陽小姐真對不起，要你親

自動手。

瑩仙 那沒有什麼。不過我包紮得不好。

（她坐下工作。）

憲南 小英，你過來，歐陽先生教你什麼？

小英 歐陽先生待我頂好的。她教我國語，算學，常識，還教我圖畫，作文，寫字。

憲南 你的成績去拿來我看看。

小英 噢。（她一溜煙下去，又回來，挾了一大捲東西）這是我的作文。

憲南 唔，那紅筆是歐陽先生替你改的。（小英點頭）改得很好，很仔細。這是誰畫

的？

小英 這是歐陽先生畫來給我臨的。

憲南 唔，看不出倒是一位藝術家。

瑩仙 小英，你怎麼把我的畫也拿出來給你爸爸看。

憲南 對不起，本來沒得到你的允許是不應該看的。

瑩仙 那倒沒有什麼，本來陶先生出錢雇我來教書，當然有權查一查那教書的人合格不合格。好，我已經替你包紮好了，不要去動牠，大概到明天早上就可以復原了。（起立。）

憲南 謝謝你，你對於權利義務好像分得很清楚，那末你替我裏傷是不是在你應盡的義務之內呢？

瑩仙 這個……這個是偶然的額外效勞罷了。好，再見，小英你來麼？

憲南 額外的效勞，我倒要請你解釋一下。

瑩仙 人與人應該互助的。只要在不妨害我應做工作的範圍之內，我當然是願意幫助人家的。

憲南 看你小小年紀，說話倒非常老到。我覺得你不是一個平常的家庭教師，請你坐下來，隨便跟我談談，好不好？

瑩仙 只要陶先生要，那當然可以。（坐在正中圓桌的右邊椅上。）

憲南 你喜歡圖畫麼？

瑩仙 我很喜歡。